

經部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齊紀鄭許宋曹吞滅表

春秋時齊與宋鄭為大國而紀鄰於齊許鄰於鄭曹鄰於宋三國有狡焉啓疆之計則必首及焉顧曹許之滅俱在春秋之末季而紀之亡轉眄在十餘年之內其故何也曹許猶差遠於宋鄭而紀之與齊近在

卧榻之側齊為今青州府臨淄縣杞為今青州府壽光縣齊不得杞則不能展舒一步故雖以桓莊竭力援之為之結昏於天王求介於莒鄭而僅勉強延旦夕之命也此則其勢為之也然曹許所以得延至二百年之久者葢亦藉桓文之力焉自突出忽入而許叔始得入於許至厲公再得國而齊桓已霸諸侯束手聽命宋鄭曹許俱從容受職於壇坫之上雖有桀黠無所復施至桓之耄年宋襄與曹同受牡丘之盟而旋伐曹此時已有吞

曹之志顧方以圖伯為事未敢遽肆兼併逮泓敗身傷而曹許俱折而入於楚矣晉文執曹伯畀宋人合諸侯以圍許宋鄭於此非無耽耽朶頤之意然迫於公義欲私攘尺寸之地而諸侯環視莫敢先動至成之三年晉景中衰鄭兩歲三伐許且明言疆許田其意以為許余俘邑也公孫獲所處西偏之地是鄭當有成十五年遷於葉而許之全境盡屬鄭此亦足快其幷兼之志矣乃許之四遷托楚求庇流離顛越靡

有止所而鄭如鷹鸇之逐免楚師一敗旋即俘其君以歸使楚有保小字弱之仁而鄭為封豕長蛇之暴豈不重可歎哉至曹之事大國尤恭謹尤非許之甘心從楚比也方齊桓之世存三亡國曹與宋比肩同事晉累世執霸權興師徵名曹未嘗不在諸侯之列止以地近于宋而畏宋宋襄始伯而伐曹宋景再伯而旋滅之桓文以定人國為事而宋至殄文昭之裔斯又足悲也夫春秋之世滅國多矣而三國之亡尤

為可憫聖人于此屢書不一書而於他國無之余為撮其始末可以識聖人微意之所在嗚呼曹許之亡當伯事之已息而紀之亡當伯事之未興天下之不可一日無伯此非其明效大驗也哉輯春秋齊紀鄭許宋曹吞滅表第四十四

齊滅紀始末

桓二年紀侯來朝

桓三年公會紀侯于郕

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

桓六年公會紀侯于郕

冬紀侯來朝 左傳紀侯來朝請王命以

胡傳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

吳氏澂曰齊謀并紀而鄭助之紀國小弱度不能自存以魯與齊鄭睦故來朝魯以求庇

案齊鄭于六年如紀而紀于二年即來朝先事防患知齊之舊謀久矣

張氏洽曰紀與魯親而求援于魯以抗齊鄭故因其二年來朝而與之會也

左傳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吳氏澂曰許近于鄭紀近于齊鄭欲得許與齊同謀之而卒得許齊欲得紀與鄭同謀之而卒得紀

左傳紀來諮謀齊難也

孫氏復曰此與二年書來朝三年會郕同旨

高氏閌曰以紀之微而捍齊之強者十有七年亦紀侯憂畏諮謀之功也歟

求成于齊公告不能

案程子謂紀侯不能上訴于天子近赴于諸侯而求援于魯桓宜其不能保國然八年祭公來逆王后于紀托后族之尊其求庇天家也至矣卒之天子不能保其后族何以責紀侯之

不能上訴哉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杜註王使魯主昏故祭公受命而迎天子要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為之主　葉此亦魯為紀謀欲結昏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黃氏震曰魯為紀納后于王之後紀雖從魯鄭敗齊而齊僖不敢報怨猶知畏義也逮僖卒而襄立春與魯盟黃而夏與魯戰奚矣

桓十二年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程子曰隱二年紀莒盟于密是時紀謀齊難故魯桓與之盟莒以援之耳　吳氏澂曰紀為齊難危急

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胡傳齊合三國以攻紀魯

桓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傳平齊紀也　高氏閌曰紀懼齊之見圖每為之備而齊多詐故為此盟示之以不疑俾之弛

于王家以自
固也

甚矣魯桓切
切為紀謀故
屢會焉然僅
求援于小弱
之莒亦何益
哉
湛氏若水曰
為魯桓者當
為之請于天
子明下禁令
各守封疆而
齊不服從王
命則當會連
帥以伐之何
為會之紛紛
而無益於救

鄭援紀而與
戰戰而不地
于紀也
李氏本曰齊
鄭本一黨及
武父之盟鄭
魯合矣齊欲
滅紀魯援之
故桓公與紀
鄭合以與齊
戰

急而不我慮
故尋盟既退
魯遂與齊戰
于奚二年齊
遂遷紀之三
邑

紀也

莊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

孔疏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家氏鉉翁曰書師書遷言大衆迫而遷之耳

莊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葉氏夢得曰大惟紀季入齊而後紀侯可以去其國紀季不失其為仁紀侯不失其為義

冬公次于滑

左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

鄭伯辭以難

公羊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張氏洽曰公欲憫紀之難而度其力終不能救故次師于滑將以鄭之不會而

莊四年三月紀伯姬卒

先儒皆謂叔姬以賢故錄其卒錄叔姬之卒不得不錄伯姬緣其末以原其本也愚謂此為紀侯大去齊侯葬紀伯姬張本見伯姬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許氏翰曰蓋謀取杞是以紀侯見難而去胡氏寧曰蘇子由以鄭伯為子儀謂春秋有一國二君善發春秋之意然鄭伯實屬公終

辭于紀非實有救紀之心也吳氏澂曰魯莊將會鄭伯爲紀謀而祈哀乞憐于齊鄭伯知齊之滅紀不可止也故辭而不會

死甫踰月紀侯棄其殯而急去其妻其妻葬于仇人之手生死別離之慘于言外見之此聖人化工之筆也

始能君故不沒其實出奔个檪會垂皆書其爵不沒其實也案鄭突于三年之冬魯謀會鄭以存紀則辭以難四年之夏反與齊侯遇垂以謀取紀蓋鄭突險人惟利是視知齊志之必不可回與其婚魯不

如媚齊遇垂之後紀侯不及葬其夫人而遂去比事書之而齊侯迫逐之恃鄭伯陰救之行俱可槩見不必以稱人稱爵為襃貶如以為襃貶則此遇垂之役皆稱爵矣聖人豈反予之乎

紀侯大去其國

穀梁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

案春秋諸亡國之中惟紀侯無所失道朝于魯皆于天王繼而會盟繼而會戰其圖全宗社至矣逮事勢危迫以國予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高氏閌曰魯實伯姬父母之國既不能救其國恤其喪反使齊侯假以為名聖人以此罪魯文見乎此而取義在彼也

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劉氏敞曰紀君奔國滅紀侯之沒尚不書叔姬何以得書春秋欲因叔姬之行以明紀季之義言季之以酅入齊非利之也凡欲存

莊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家氏鉉翁曰叔姬秉節守義不為國亡而變其所守故春秋特錄之

莊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案紀亡已二十七年此特紀季葬之于酅而魯往會葬爾聖人特繫之于紀蓋以酅存則紀存此即紀季以酅入齊之意也春秋凡

季脫身而去既得延宗社之祀又不苦戰以殘民命此與太王之去邠何異卒之紀季能成其志叔姬能守其節節行萃于一門風義足高千古聖人特書曰大去而伯姬叔姬之卒葬無一遺其憫之也至矣

國耳

國滅不書妾媵不書叔姬以亡國之妾媵而卒葬俱得書者聖人憫之之意深矣

案自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至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凡十有七年

鄭滅許始末

事	注
隱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傳齊侯以許讓公公不受乃與鄭人鄭使許大夫
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孔氏穎達曰言其自許來偏而入于許國非從外國入也鄭莊以十一年卒今
莊二十九年鄭人侵許	張氏洽曰許鄭世讎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于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武齊之
僖三十三年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傳封其貳于楚也嚴氏啟隆曰許自此服晉至宣
成三年夏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案自隱十一

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吳氏澂曰欲得許地者鄭之本謀遂欲許國者鄭之專功特借齊魯兵力以同伐遂齊魯讓鄭鄭卽受之而不辭竟得遂具志張氏洽曰三國同伐許鄭不能獨有之使獲佐許叔以居

始入者蓋鄭究不使其復忽既得位親仁善鄰存許以德許人異其為己之援也孫氏覺曰許嘗為鄭所有此時鄭有爭國之亂許叔得乘其釁入許而復其國聖人美之故特書其字

命歟自後許始從中國

十二年敗郯後復事楚案許于春秋之世凡三變齊桓之伯許無役不從至諸侯伐鄭而楚子圍許以救鄭許于中國覩矣逮晉文之興許堅從晉至合諸侯以討之而猶不服故僖二十八年書諸侯遂圍許

年鄭莊入許之後至是歷一百二十四年矣比肩以從盟會召陵之役許亦與焉閒一二興師俱從大國之命未嘗以私意為侵伐也蓋當時伯令方行無敢萌弁兼之志至是晉伯衰陡起戎心謂許東偏之地

外有存國之名而許實屬鄭

鄭案此年齊佐鄭入許桓五年鄭即偕齊如紀兩國朋比以吞滅列國齊鄭合而天下始多故矣

與僖六年書諸侯遂救許為書法之對照蓋齊桓能服許而急于赴義以救之晉文不能服許而窮兵黷武以圖之觀兩遂字而桓文之優劣見矣然此役之後許復從晉兩列會盟至遷葉以後許始自絕于中

是吾祖所啓之故境復謀侵奪其謂許恃楚而不事鄭者乃欲借為兵端耳鄭方事楚之不暇安敢與楚爭許乎不過利許之土地耳

冬十有一月

鄭伐許

家氏鉉翁曰鄭莊滅許自知不義置之而去今襄公

成四年冬鄭伯伐許

左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

成九年鄭人圍許

左傳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執諸銅鞮欒書伐

國雖澤不會而盟會遂無復有許于楚之猶夏無不從此國鄭為之亦由晉之不能懲鄭以庇許也

成十四年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傳鄭子罕伐許敗焉戊

成十五年許遷于葉

左傳許靈公畏偪於鄭請遷于葉

索許故地今

以兵加許歲至于再莊有悔過之心而裔孫濟惡自是許卒為鄭所併

許取鉏任泠敦之田

李氏廉曰鄭自隱十一年入許許之後鄭許世讎至此凡書于經者又四侵伐矣

鄭鄭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戊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杜註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于鄭

棄鄭莊使許叔居許東偏公孫獲處許西偏至桓十五年許叔入

為河南許州府葉為今南陽府裕州葉縣係楚方城外地許既遷而許之全境盡屬于鄭鄭人謂之舊許是也自遷葉以後而晉之盟會侵伐無許楚之盟會侵伐無不有許矣

許則自東偏而入居故國西偏之地已復為許有此所謂疆許田者蓋經略西偏之地而許國半屬於鄭矣

高氏閌曰許鄭之怨久矣三年再伐四年伐九年圍之今又伐焉使晉偪而霸則鄭人怨鄭

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

襄二十六年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

昭九年許遷于夷

杜註許畏鄭欲遷

左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

兼弱敢如是乎故明年遂遷于葉避鄭以依楚明晉不足恃也

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

杜註自葉遷也許畏鄭樂遷

案昭十一年楚靈王滅蔡遷六小國于

定四年許遷于容城

王氏樵曰許四遷皆受楚令經以自遷為文蓋違鄭害而願遷也

葛江郝曰容

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伯會諸侯之大夫以伐許討其未遷也案許男請遷于晉蓋實有慕中國之心許大夫不可蓋料晉之不能庇許而懼受鄭之魚肉也許既違晉意鄭遂借晉力以洩私憤

卒于楚楚為之伐鄭而後葬許靈公杜註十六年伐許獨鄭伯自行故許悉欲報之高氏曰許雖遷葉猶在方城之外鄭患未息也

田以益之城父故城在今江南鳳陽府亳州東南七十里蓋在楚之東北而葉仍入楚

荆山許亦與焉是許自葉而復遷于荆山矣十三年平王立復封陳蔡許亦復居于葉十八年楚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于鄭仇敵也而居楚地葉在楚方城外之蔽也鄭欲伐許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

城即漢之華容城今為荆州府之監利縣非也定六年鄭滅許傳曰因楚敗此時昭王新復國華容近在國都之側鄭亦豈能至此或曰容城即在葉縣西差為近理耳

身自請行恐其蹂踐宜許之御恨切骨而欲以死報也

是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楚子使遷許于析實白羽據傳云葉在楚方城外之蔽明其欲遷之時許當在葉故杜云自葉遷又案白羽今爲河南南陽府鄧州之內鄉縣蓋在楚之西北

定六年鄭游速師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左傳因楚敗也

案此年滅許非止取許之故地并許所遷容城之地而吞之蓋鄭地漸于南陽矣許在鄭南楚欲伐鄭猶

隔一許矣是鄭與楚為接境鄭之滅許適以自斃耳季氏廉曰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晉

哀元年許男從楚守圍蔡杜註蓋楚封

之棄許自遷葉以後不與諸侯之盟會惟宋虢二盟及楚靈大會于申伐吳滅賴無役不從許遂為楚之私屬然聖人不責許也楚敗而許滅楚復而許封并存弱小出于中夏而與滅繼絕反自賓夷

要人詳書于策惡鄭而憫許并傷中國之無伯也

案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至定六年滅許凡二百零八年

宋滅曹始末

僖十五年宋人伐曹

左傳討舊怨也

僖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

秋宋人圍曹

左傳討不服也

汪氏克寬曰宋之加兵于

宣三年宋師圍曹

左傳報武氏之亂也

哀三年宋樂髡帥師伐曹

薛氏季宣曰討樂大心之

張氏洽曰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宋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方有王事而襄公乘虛伐之

李氏廉曰伐宋非獨一曹而獨讎曹之深者曹在宋之宇下必欲吞噬而後已也十九年圍曹委曹陽之

曹南

杜註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

曹凡七自僖十五年曹佐齊桓伐厲而伐之至此乃環其國都而攻之宣三年復圍哀之三年六年樂髡向巢再伐七年又圍八年遂入而俘其君終滅其國以事考之不貶而罪自見矣

高氏閌曰武氏之亂非曹人所致宋文不能內睦九族而興兵圍人之國不亦左乎

家氏鉉翁曰宋鮑大罪未討以兵伐人春秋據事書之不待貶斥而惡自見矣案諸儒多以稱人為貶僖十九年書宋

亂也

高氏閌曰曹本屬宋既而叛之

襄宋景用師尢亟襄三年有樂髡之伐六年有巢向之伐七年書人以圍八年書公以伐而曹亡于宋矣冢宋襄于齊桓在時即背北丘之盟而伐曹以報私怨而攘齊伯志小而氣踈此時已有吞曹之心矣

人此書宋師襄敗豈在是乎

哀六年宋向巢帥師伐曹

高氏閌曰樂髠伐之猶未服且為入曹起也

哀七年秋宋人圍曹

左傳曹伯陽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

哀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宋公伐曹將還曹人詬之公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案此滅國也

亡

而宋公書爵則稱爵爲褒之說謬矣

案自僖十五年宋人伐曹至哀八年宋公入曹凡一百五十九年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五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亂賊表

春秋弒君二十有五稱人者三稱國者四三家雜然發傳左曰君無道也（文十六年）公羊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文十八年）穀梁曰君惡甚矣（成十八年）其大旨略同啖氏于莒弒其君庶其傅辨之曰春秋弒君例惡甚者

不書賊臣之名懲暴君也可施乎君臣猶恐害教傷化但恐暴君無所忌憚不得已而立此義豈有父為不道子可致逆嗚呼三傳謬矣啖亦未為得也夫君父一而已矣聞有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豈有暴虐之君夫人得而弒之者乎使欲懲暴君而先寬弒逆之罪使恐為大惡者俱得有所緣以藉口是春秋教人為簒弒也烏覩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乎然則其義云何彙纂之言曰春秋因魯史魯史之文

因赴告有司損而不能益也夫弑君之賊大抵當國者居多其情必不肯以實赴令使後世有殺人者不得其姓名則有當日之勘驗有司之鞫審大吏之駁詰而後真犯始出春秋無是也天王不問列國不問苟本國之臣子與為比黨而以委罪于微者赴如羽父弑隱公而討寪氏之類則魯史無從而得其是非之實只得從其赴而書之孔子生百年後而欲遍考七十二國之所聞以定其真則顯與國史異而又恐所聞者之未必

果實此疑獄也故削其所誘之人而懸其獄以俟後日之自定此聖人闕疑之學也然則弑君而書其名氏者其人果皆以弑逆自居乎曰是各有故焉弑君而其賊見討者則書名氏如衛州吁齊無知宋萬陳夏徵舒鄭公子歸生蔡世子般是也有弑君而其人當國亦得書名氏者其國之史臣出死力以爭之晉董狐書趙盾齊太史書崔杼是也有弑君而代為君且又當國其名氏亦可得而指者楚商臣弑其君頵

齊商人弑其君舍陳乞弑其君荼商臣蠻夷之習若
禽獸然不知弑父之為罪商人蔑視舍無威不以為
君而陳氏方倜然欲代有齊國無所顧忌已不知諱
舉國無代為之諱其事昭彰耳目齊魯又近魯現使
單伯請叔姬而見執雖不赴而魯史得據實事書也
又如里克弑奚齊斯時里克當國及弑卓子而惠公
殺里克故後以殺赴而前以殺其君之子赴也棄疾
假手于比而已即殺之故比以弑其君虔赴而已以

討賊赴也宋華督衛甯喜雖亦當國有權而督方以立馮為已功賂四國以求立華氏既行賂則不以弑赴而可知其為弑喜以弑剽復衎為復正彼以復正赴而列國可知其為弑也許世子止為法受惡故亦不諱其姓氏之可指者俱各有的然所以然之故聖人亦從而書之其不以實赴者聖人弟削其歸獄之人如窩氏及圉人犖卜齮之類以俟後人徐求元惡大憝之所在此萬世之權衡也若必欲得其人則孔子不當天子

方伯之任不能命司寇以鞫定其獄而第就所傳聞以訂國史之誤安知所聞之果實乎左氏載齊懿公之弑也由邴歜閻職又安知非公子元使此二人賊殺之而特歸獄此二人乎則其赴于魯而魯史書之者必在二人矣而聖人不與也其不與者何也聖人之嚴也鄭髡頑楚麇齊陽生實弑而以卒赴聖人亦卒之卒之何也事介隱微無從昭晰聖人亦無如何也若謂聖人明知亂賊之人而特末減之以著暴君

之罪又謂楚圍方大合諸侯于申聖人憫中國之不能討而先畧圍之簒弒以扶中國是謂掩耳盜鈴求之愈深曲而于聖人之意愈背馳是諸儒之過也輯

春秋亂賊表第四十五

弒君

汪氏克寛曰通一經弒君二十有五稱世子弒者三楚商臣蔡般許止公族而削其屬與氏者四衛州吁齊無知宋督宋萬稱公子者三齊商人鄭歸生楚比

大夫而稱氏稱名者六晉里克趙盾陳夏徵舒齊崔杼陳乞衛甯喜稱人者三稱國者四稱閽稱盜者各一夫世之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而至推刃于君父窮凶極惡不待貶絶而自見然考其所由致之故為之君父者必失其道以及于此則首惡之名寧不為天下萬世之大戒乎公族而不書其屬與氏兩致其貶程子謂身為大惡自絶于先君故不得為先君子孫文定謂不待以公子之道

使致大惡故以國氏二義蓋互相發或有以公子書者程子謂又見其以天屬之親而反為寇仇而其君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于亂其罪亦不可掩矣其稱人以弒者謂多行無道肆于民上為國人之所欲弒蔽賊于國人則操刀為大惡者可末減爾稱國以弒不書其人則著當國執政大臣之罪稱閽以弒而不稱君則見閽寺之賊不得君其君而狎近刑人至于不克保身者君之過也稱盜則匹夫之微視如路

人又非閽人之比故并不書弑案汪氏義例多未安詳各條下

隱四年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莊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莊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此公族而削其屬與氏者也

孔氏穎達曰自莊公以上弑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劉氏敞曰凡弑君而稱公子公子而命為

大夫者也未命為大夫則不稱公子

案此四條不稱公子程子謂聖人削之也葢以其身為大惡自絶于先君故削之大義既明于初其後弒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寵任之太過以致亂或見其以天屬而反為寇仇立義各不同愚謂同一弒君前後何忽異例又何為至閔公以下而忽異葢程子不知未命不書族之義故云爾也春秋之初諸侯猶請命于天子不自命大夫故隱桓之世如無駭翬挾柔溺及鄭之語齊之年俱不稱公子初不以其弒君而削之也莊公以後諸侯之公子多自命為大夫故其弒君亦稱公子此乃時世之異非聖人有意嚴于前而寛于後也弒君初不因削公子而見其罪亦不以書公子而益甚其罪程子之説未免支離

僖十年晉里𠪚二年秋九　宣十年癸巳　襄二十五年　襄二十六年

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

月乙丑晉趙肴弑其君夷臯

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此大夫而書名書氏者也

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

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

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

其君舍

子歸生弑其君夷

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比稱公子者也

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

吳氏澂曰如左氏之言則是僕以太子弑父也春秋

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

程氏端學曰張洽問胡傳若許欒書之弑何也朱子

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業春秋不書光弑君而書

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

胡傳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

何以書國弑乎且僕既與國人同弑君則當自立又何以奔魯乎疑僕因國人下以字當作之字謂僕因國人之弑君懼并及禍而來奔也卓氏爾康曰僕既因衆以弑便應得國如何來奔國人既惡庶其

曰亦當疑之愚謂晉字下有弑君賊名而闕之耳不然則左氏不可信也厲公之惡未至若陳靈晉靈之甚二君見弑備書夏徵舒猶書趙盾豈有欒書中行偃弑君聖人反匿其名而為衆弑之辭哉愚謂此因

吴汪氏克寬以光本壽夢之嫡孫諸樊兄弟欲致國季札而不可則當立光以為君吴之大臣不立光而立僚所以致此弑逆之禍歸罪于吴當國之大臣極是有見湛氏若水謂考其跡而罪人斯得亦是至杜

之衆皆可誅非矣潁川常秩曰孫復之于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爾

何復立其所唆若僕實弒春秋何為沒而不書吳約清遂欲改以字作之字不知以已二字古人通用其文以也其義已也已字作解則義既可通字不必改矣因有二義蓋因緣之因非因附之因也

悼公當日未能誅欒書故耳既未能正書之罪則其赴告自必含糊其辭而倘衆獄魯史既承其告而書之矣夫子修春秋又何從翻案謂其君惡甚為書偃未滅者大謬詳見三傳異同表

民預以為罪在僕劉氏敞以為國人皆欲弒之此則悖理之言不可訓矣

此稱國以弒者也

文十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呂氏大圭曰稱人以弒則其國人咸有罪焉宋人利公子鮑之惠豢而欲立之

文十八年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汪氏克寬曰歜職以僕御之賤既覺商人舍爵而行之略不畏忌如肆行于無人

襄三十一年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胡傳左氏稱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信斯言則子弒其父也而春秋

因昭公因孟請攻而殺之是宋國之人皆欲殺之也

之境則齊人固惡商人而欲其斃也春秋以弒君係之齊人宜矣

有不書乎故趙匡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弒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家氏鉉翁曰春秋置其子之大惡而歸過于其父義必不然蓋展輿特見立于國人使能討賊于既立之後則庶乎可

免矣

此稱人以弑者也

彙纂曰通經稱人以弑者三稱國以弑者四胡傳多主君無道之說而杵臼商人則罪在一國之人州蒲則欒書有怨辭吳僚薛比則當國大臣之罪密州則止辨左氏之誤庶其則並不發傳然揆以全經如晉楚陳三靈皆為無道何以直書趙盾夏徵舒公子比弑君之名則其說未能盡合也然則經意安在邪曰春秋因魯史魯史從赴告有所損而不能益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以實赴者幾何其罪必有所諱大都諱者當之也聖人參稽國史以及七十二邦之所聞欲正其所誅則赴告異辭欲從其所諱則真兇漏網與其移辜以蔽獄不若懸案以徵兇故書曰某國弑其君某國人弑其君雖無所指名而亂臣賊子之

罪亦有不得而逃者矣

文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何氏休曰楚無大夫言世子者甚惡世子弒父之禍也稱世子所以明有父之

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彙纂曰春秋書世子弒君者三楚商臣蔡般皆立乎其位而止弗立乎其位此

襄二十九年

哀四年春王

此世子而弑君者也

親稱其君所以明有君之尊

此事而可知其非弑者也然悼公之死由于世子之藥則止雖非弑而弑君之罪有不得而辭者故加弑焉所以教天下之為臣子者也詳見三傳異同表

閽弑吳子餘祭

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公穀作弑

趙氏鵬飛曰閽弑吳子書弑而此書殺閽盜均臣吳子蔡侯均君書法不應異書同蓋字誤也互見闕文表

此弑稱閽稱盜者也

内諱不書弑者五

隱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穀梁公薨不地故也胡傳不書弑示臣子于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于君父有不沒其實

桓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朱子曰孔子直書義在其中云公會齊侯于某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人孫于

莊三十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范氏甯曰在喪故稱子不書弑諱也

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

陳氏傅良曰魯之春秋閒書曰公子慶父弑公于武闈聖人修之曰公薨諱之也不忍言也淡而不地且不葬是隱閔二公所獨則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

公羊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胡傳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下書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

之忠不書非
示臣子于君
父有討賊復
讎之義

弑此等維無
傳亦可曉
張氏洽曰魯
君見弑有二
在內則不書
地以存其實
在外則不容
不書其地而
以上下文見
之

維諱而亂賊
之獄具矣
汪氏克寬曰
或謂不地固
見其弑終無
以著亂賊之
罪焉于閔薨
之後比書夫
人孫慶父命
則皆弑之誅
顯然矣

之在夫人與
慶父矣
陳氏傅良曰
凡君在喪恒
稱子未葬稱
子某成之為
在喪之君以
弑罪罪寘公
也

實弑而書卒者三

襄七年鄭伯睔元年冬十 哀十年三月

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左傳鄭僖公將會于鄬子駟相不禮焉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杜註實為子駟所弒以瘧疾赴故不書

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左傳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使赴于諸侯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陳氏傅良曰圍弒其君晏然赴于他國如恒辭僭鄭

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

杜註以疾赴故不書弒

案此條傳書弒而經書卒杜氏預謂以疾赴所謂春秋因魯史舊

弒劉氏敞曰昌為承其赴而遂書卒遍絕其臣子也案劉氏敞謂從赴書卒以見鄭無臣子極是公羊謂為中國諱穀梁謂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極謬詳見三傳異同表

騂也而其臣子聽焉從而書卒所以誅楚之臣子聽賊之所為也彙纂曰楚圍弒麋之跡當日必甚秘而以偽赴故魯史亦承赴而書之春秋因而不革與髡頑書卒同義胡傳謂圍以篡弒而主會盟聖人憫列

史從赴告列國不興問罪之師聖人無從翻案者是也胡傳謂齊侯為魯人悔懼辭師于吳得變之正吳人欲遂前言背違正理是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故沒其見弒

國之衰微懼人欲之横流而略其簒弑失經旨矣

之禍而以卒書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夫既云齊侯變而克正無不善之積而蒙見弑此宜尤可哀而不雪其被弑之慘齊之臣子不能將順而至弑君此常理所無而反寛其弑逆之罪天下有

此情理乎姘已甚矣

案此三條實弒而書卒劉氏謂從赴偏絕其臣子聽亂賊之所為而莫之禁也公穀于髡頑傅首立異義胡傳從而取之故其于麋之弒則謂楚靈大合諸侯于申從而與會者十有三國聖人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討故略其篡弒而書卒此即公羊為中國諱之說也于陽生之弒則謂吳以狄道加齊齊順其意而弒君以說故沒其見弒此即穀梁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之說也其立說蓋有自來以此求經愈深曲而愈背馳矣

不書弒而書殺者一

僖九年冬晉

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啖氏極取之西亭辨疑云奚齊乃驪姬出卓子姬之娣出卓又少于奚齊而國人乃君之何耶此蓋以晉侯方卒奚齊未

立乎其位而里克殺之故不得與踰年君同稱月

出君

汪氏克寛曰春秋書君出奔者十有二鄭突衛朔燕欵蔡朱莒庚輿邾益皆書名㗖氏所謂君奔例書名言其失地非復諸侯也鄭忽曹羈莒展輿不稱爵忽羈未成君展輿雖踰年而以弑立不可稱爵也衛鄭不名則以叔武攝而位未絶也衛衎位已絶而不名

者著衎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而剽之簒實逆非如忽黔牟可以兩君言之也鄘朱儒不名小國紀録簡略耳

杜氏預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經以自奔為文責其不能自固或曰臣出其君而其罪不彰無乃掩奸乎啖子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春秋舉王綱正君則而治道興矣

桓十一年鄭 | 莊二十四年 | 昭元年莒展

忽出奔衛 蘇氏轍曰鄭忽未踰年之君也未踰年之君稱子不稱子何也國人不附大國不援以至出奔蘇未嘗君也故不曰子	曹羈出奔陳 趙氏匡曰羈未踰年之君出奔不書爵言不能嗣先君也 陳氏岳曰戎既侵曹而羈曰奔是曹懼戎而出其君明矣	與出奔吳 季氏本曰莒展雖踰年不稱爵為弑君者所立不以為君也

此出奔而不書爵者

僖二十八年　文十二年春　襄十四年已

衛侯出奔楚

蕭氏撤曰衛侯鄭失地而不名何也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國猶其國也

王正月郕伯來奔

案失地之君例書名此不書名者公羊以為兄弟辭若以兄弟之國不名曹伯陽衛侯衎何以書字程氏端學謂史闕之互見闕文表

未衛侯出奔齊

公羊作衛侯衎

汪氏克寬曰衛侯不道失國當從公羊書名今考二十五年入夷儀三傳皆不名經必有義不可強合失閔書名之例案葉氏夢得謂衎之不名闕文也互見

此出奔而不書名者

經文	說
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劉氏敞曰突何以名奔而名者見有君也忽未入其曰有君何忽雖未入國固
桓十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張氏洽曰朔立已五年二公子不能獨逐之必因周室欲討而後二子得行其
昭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齊	彙纂曰燕大夫相與比而殺其君之外嬖威脇其君而出之厥罪大矣左氏乃以經書出奔為罪欵胡傳
昭二十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	胡氏銓曰楚虔誘殺蔡般執用蔡有蔡蔡君不共戴天之讎朱乃奔而親之惡
昭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高氏閌曰庚輿不正而立又不安其國而出奔與鄭突同

其國也

志所以莊六年王人子突之是何刺以救衛公羊之絕君而緩于諱其必有所誅逆乎據矣朔殺兄奪國王命絕之故名

及諸儒皆從何可言哉

哀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陳氏傅良曰吳人討邾奉

太子為政而鄀子出奔此其但書奔何以是為自失國也

此出奔書名者

王氏樵曰案春秋雖弑君書其弑其君至于君為其下所出止書出奔而已胡傳謂舊史書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恐與此理出之為言不容而見逐之謂也臣子施于君父而史官直書于策則非辭也故但言出奔而已專以為歸罪其君者害教之言也

天王出居三

僖二十四年

冬天王出居于鄭

杜註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

孔疏出居實出奔也以出居為名而不書奔殊之于列國

昭二十二年

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闕　曰出居于鄭書出居于皇居于狄泉不書出者在畿內也

昭二十三年

天王居于狄泉

趙氏鵬飛曰王猛敬王不書出而獨表王書出者王猛立于皇敬王立于狄泉俱未得入成周二王皆即其地而立非自內立而出

居于外其實非出安可言出襄王立己十六年叔帶通王而王出居于鄭實自内出豈可不書出二者各適其事非故書出以自貶不書出以為無貶也以出為貶襄王者自二傳天子無出之論始

棄襄王出居于鄭賤在子帶也王猛居于皇敬王居于狄泉賤在子朝也而經止以天王自出自居為文不著子帶子朝之名氏體自當如此若書王子帶出天王居于鄭王子朝出王猛居于皇便覺非體辭此則知諸侯被逐以自奔為文之義矣

又案趙東山謂天王蒙塵不書皆自取則書莊二十年子頹之亂惠王處于鄭定六年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天王處于姑蕕經皆不書以惠王避子頹敬王避儋翩非王自取而襄王以狄伐鄭立狄女為后復王子帶以生亂其失位皆自取故書其出此論殊未然據左氏之言惠王亦未得為無過以敬王避儋翩為非自取而王猛之居皇敬王之居狄泉豈非自取乎禍由景王安可以其父而咎其子也至趙氏鵬飛尚護襄王謂叔帶為惠王陳嬀之所愛故寧避之而出居于鄭以俟天下之勤王比之舜

之于衆此尤未是襄王之罪在名狄伐鄭立狄女為后又不謹于內廷致奸淫生亂耳豈可以其不誅叔帶遂曲諒其心而追其罪乎要之襄王自有罪弟不以獨書出而見其罪耳

公孫一　公居五　公在三

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

霞峯華氏曰內諱奔曰孫公有國至是二十五年不

昭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孫氏復曰居于鄆者公為意如所拒不得入于魯也

秋公至自會居于鄆

汪氏克寬曰告廟則書至禮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昭公去鄆而返

昭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家氏鉉翁曰居于鄆志公

冬十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趙氏鵬飛曰公朝齊者二會齊者一齊終無以為公

昭二十九年

能安于其國其孫也亦公之自孫而已稱公孫諱公亦責公也若季氏之惡則固不待貶而自見矣

昭三十年春

葉氏夢得曰諸侯國內曰居國外曰在諸侯以國為家者也天子內外皆曰居天子以天下為家者也

昭三十有一

亦或告于祖稱但是時季氏强悖專有魯國史官阿附必不敢書公至吾夫子以所見之世而特志耳五書至必繫以居于鄆不言居鄆則疑于復國

昭三十有二

之失位也失位矣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亂賊也每歲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臣民之望也鄆魯境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

謀也故明年公如晉求于晉焉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孔氏穎達曰二十六年書公至自齊公雖不至齊都而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入晉竟不得與晉侯相見故書至自乾侯

王正月公在乾侯

胡傳公去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封之內則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鄆潰客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與季

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王氏錫爵曰左氏曰言不能外內也蓋不知春秋存君之義

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趙氏鵬飛曰三年之間歲首皆書公在乾侯存公所以誅季氏之義也左氏每歲各為之說鑿矣

氏之專國也

案昭公失國賊由季氏而經以自孫自居自在為文不斥季孫之名氏者非為季氏諱也臣子立文自應如此若書季孫意如出公居于鄆便不成體統聖人所不忍言春秋謹名分之書季孫之罪自于上下文見之爾此事聖人所親歷深惡痛恨嘗不惜大聲疾呼而其書法只自如此則凡列國君之見逐止書出奔以為專歸罪其君者豈識春秋之旨哉

叛六

闕

曰經書叛五叛人十二始襄公二十六年

襄以前大夫猶未至叛也樂大心入蕭從叛人不言

叛其叛可知書自陳自曹者胡傳曰結鄰人以入叛陳曹與有罪焉

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高氏閌曰叛甚于奔前此諸大夫有不利于己則奔而已未有若林父之叛者

定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高氏閌曰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不知投鼠忌器之義故聖人直名曰叛以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王氏葆曰趙鞅貪憤專戮其罪宜逐寅吉射以午之故興兵首禍則又為無君

故書叛自林父始

昭二十一年

宋華亥向寧華定入于宋南里以叛

胡傳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南里則宋國城

著其不由君命專土興兵之罪

故三臣之奔春秋俱以叛書之

内之里名也與宋分國而居矣故以南里繫之宋以著逼脅其君之罪

復入三

胡氏寧曰孫林父宋辰趙鞅荀寅皆據外邑以自保故書叛魚石欒盈將以亂國故書復入

蕭氏轍曰不言叛者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罪重于趙鞅宋辰也

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杜氏諤曰春秋之法復入重于入入重于復歸書復入者惡甚之辭

襄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杜註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

襄三十年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明傅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未有滅國之謀也

三叛人

孔氏穎達曰諸侯之臣入其私邑而以之出奔者皆書為叛衛孫林父宋華亥宋公之弟辰趙鞅荀寅等皆書為叛叛者背其本國之大辭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黒肱亦以邑叛本國但叛來歸魯書曰來奔内外之辭言俱是叛而辭異耳

李氏廉曰春秋内大惡諱此直書不諱者葢三叛之受皆公不在國而季孫受之也觀文十八年莒僕以

寶玉來奔納諸宣公而春秋不書則知在君則諱在大夫則不諱

襄二十一年	昭五年夏莒	昭三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冬黑肱以濫來奔不言邾史闕文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

或曰子謂春秋之文因魯史魯史之文因赴告如是則弒逆之事得以自為隱諱何以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乎余應之曰子謂亂臣賊子懼者第書其弑逆之名于策而懼乎吾恐元凶劬及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于前而彼不知懼也且此亦夫人能書之何待聖人況人已成為簒弑而懼之亦復何益聖人之作春秋葢有防微杜漸之道為為人君父者言之則書所云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是也為為人臣子者言之則禮所云齒路馬有誅是也聖人嘗自發其作春秋之旨于坤卦之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

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是故兵權不可竊暈帥師公子慶父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必書謹其漸也盟會不可專公子遂盟晉盟雒戎必書晉趙盾盟于衡雍楚公子圍會于虢必書亦謹其漸也人君知其漸而豫為之防則無太阿旁落之患臣子凜其漸而力為之避則無功高震主之疑此則游夏不能贊一辭聖人獨斷之于心而書之于策以詔天下萬世者也且人而忍推刃于其君父是人而禽獸也禽獸

焉知懼惟當夫威權已逼聲勢漸成覬覦初萌形迹未露是人禽之戒聖人燭其隱微而大書特書以惕之俾天下萬世之讀是編者人人恥為大惡而不敢一毫踰臣子之常分有以寢邪謀而戢異志此聖人之作春秋所謂撥亂世而反諸正也孟子謂孔子作春秋以存幾希之統直接堯舜湯文者端在于此若謂聖人第從其實而書之且或未得其實而欲訪求傳聞而得之則聖人豈能從百年後竊司冦之大權而妄欲與魯史爭真

僞哉

春秋逐君以自奔爲文論

春秋亂賊最甚弒君其次逐君弒君或書國或書人或書名氏余既為論著之矣至出君則概以君自奔為文不書逐君者之名氏此葢聖人之特筆不由赴告不因魯史欲以警惕震動乎人君使知謹其操柄而得制馭臣子之道也何以明之考襄二十年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

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此則當日赴告與列國史官書法之明証而經于十四年弟書衛衎出奔齊若為孫林父甯殖掩其惡何哉曰此聖人端本清原之義欲垂萬世鑒戒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夫君出令者也社稷于是乎凝承臣民于是乎統馭故君而見弑則討賊之義嚴諸臣子君身尚在則制馭之道責諸君身君而淫虐不道或闒冗萎薾則君不君而徒以一身寄諸巍巍之上如一葉之戰秋風幾何其不飄墮也哉曰出奔者

言已不能居其位此太康之距于河五子之歌之所以痛恨厲王之流于彘板蕩詩人之所以告哀者也人君知鑒乎此而發憤自强如宣王之能中興則有方叔召虎為之臣如晉悼之能復伯則有荀罃魏絳為之佐功業爛然天禄永固何至竄亡相繼也哉

許世子止弒其君論

棄三傳皆謂止非弒彚纂亦從之而斥歐陽子之說為非是愚棄左氏之言與公穀别如左所云則許世子不

得辭乎弑諸儒所稱不嘗藥與左氏之言絕遠若據之以為非弑是非特不信經文并錯看左傳矣夫所謂不嘗藥者庸醫不識病症妄投藥劑人子失于不知遂致大故若此後世多有謂之非弑可也而左傳則云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又云舍藥物可也杜註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責止身為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如此則無論誤與故皆不得辭乎弑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君父有疾其慎重宜

何如者以晉國之大猶求醫和醫緩于秦許止身為儲嗣年尚幼小國事所當與知非素習方書精通藥劑者而不延醫診視率意自為是以君父為嘗試也雖果嘗藥何益于事固有平人服之無恙而投劑失宜遂致立斃者亦不得以其嘗藥遂可求解于弑君之罪是則左氏所云已顯然為弑君立案而謂止非弑君其可乎彙纂又解之曰止之非弑有可屬辭比事而知之者楚商臣蔡般皆立乎其位而止則弗立乎其位左傳明言太子

奔晉夫國人以弑赴于諸侯必其為國人不容而逃竄
求免未幾病死不得以弗立乎其位而明其非弑也又謂
許與陳蔡皆密邇于楚楚慮能假討賊之名以滅陳蔡
何獨釋許不問夫楚之滅陳蔡不過欲利其土地耳豈
真為討賊哉而許素屬楚其地亦無足貪故遂置而不
問不得以蠻夷之舉動定人之罪狀虛實至冬而葬止
已出奔罪人已得國人以禮葬舊君魯遣使往會其弑
逆之跡已昭然暴白于天下更不宜以書葬為赦止之

罪歐陽子謂既以大逆加人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之用法不若是也至穀梁之説尤為誣妄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是止為孝子也在有司折獄固當矜疑而聖人作經遽加以大逆之罪與操刃而殺其父者同科此殘刻之吏周興來俊臣之所不為而謂聖人為之乎若懼後世有假托者而借一止以立教則是聖人加誅于無罪之人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誅一無罪以垂教萬世聖人用心不如是

之迂且曲也趙氏木訥謂歐陽子固嘗攻之吾願鳴鼓而先登然歐陽止謂宜信經棄傳愚謂即據左傳而其罪狀已顯然謹標出之以告後世之善讀左氏者乾隆十一年三月下浣一日復初氏識

孔子請討陳恒論

案左氏續經傳哀十四年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齊三日而請伐齊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

齊之半可克也嗟乎此誠知己知彼乘機赴會足徵大
聖人經濟不外尋常理勢之中而子程子顧謂之謂如
是是以力不以義孔子之所以勝齊者特其餘事耳豈
計魯人衆寡嗚呼先生此言殆失之矣夫興師討罪兵
凶戰危必計出萬全而後可舉事若不計其力之不能
則如王元謨之伐魏韓侂胄之伐金何嘗不名正言順
而卒喪師辱國蹙地千里若謂名其爲賊無憂不服則
如漢翟義之討莽唐徐敬業之討武氏海內翕然稱義

舉終于家族誅夷身首異處又其甚者董承伏完之于曹氏毒流帝后漢祚旋移是皆無益于事而禍敗隨之是以君子必審計利害而不忍輕以民命為嘗試也且其言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此尤迂緩不識時務之論夫陳氏之愚其民久矣獨當驟弑簡公人心惶駭齊之義士尚有挾公憤而思食其肉者簡公之人尚有念故君而欲報其仇者故其道可急取不可緩圖宜獨斷不宜牽制必若告于天子方伯無論周天子守府而當日

之方伯則晉也且聽命于韓趙魏與陳氏脣齒耳告之
萬萬無益而周晉去魯俱二千餘里往返動羈時日徒
令陳氏得以其間收合人心誅鋤異已雖復討之勢必
不克且程子之謂告之者豈謂其真能命將興討罪之
師乎抑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以為名乎不知其不可
是愚也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是僞也曾謂大聖人而
出此然則孔子之志宜奈何曰魯之兵權在三子而三
子之兵權在家臣觀陽貨弗擾且能以其衆畔而冉求

季路獨不可出其兵以仗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求墮費墮郈而三子靡然聽從豈孔子當日奉魯君之命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誠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時子路雖仕衛而冉有自在也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檄遠近聲罪致討吾知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而齊之甲士且倒戈來迎縱不能梟陳恒之首亦當誅當日之推刃于齊君者而更定齊嗣如此則國威可振周道可

興夫豈空言而不可見諸實事者哉宋之儒者以力為諱而但執正誼不謀利之說謂事苐當揆于義不論其力之能不能如此則書所謂同力度德孔子好謀而成非矣孔明之成敗利鈍非所逆睹葢謂其謀出萬全至事之萬有一失則聽之天耳夫豈僥倖以嘗試者哉余向惡夫世之詆訾宋儒者至先生此論心竊疑其有未然故備論之

黄楚望氏曰陳恒之事魯若任孔子亦不得不用魯

衆加齊羊之說蓋聖人德義雖孚于人然亦須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豈得全然不論兵力故當斟酌事情與

彊弱之勢以告君也

附高紫超先生公羊賊不討不書葬論

公羊内賊不討不書葬外仇不復言葬義之精者也然

考經所書則不書然經固有内賊未討而亦書葬者若

蔡景許悼之書葬則于所謂内賊未討不書葬者其說

未信矣然則或葬或不葬者謂何曰禮成而葬者書葬

委屍而藁葬者不書葬葢凡所謂葬者非徒掩之于土已也將必有子孫之踊從焉公卿之備位焉鄰國之賵奠焉凡賊既討者必重更棺斂告于鄰封成禮而葬葢元凶既去而忠臣孝子得以自盡其心也如是而安得不書葬若賊未討者往往弒逆之賊猶擅國柄懟其君父藁葬路隅若欒書以車一乘葬厲公于東門之外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則是不成乎葬也如是而安得書葬更有逆子推刃其父欲自掩其弒逆之迹而反告

于鄰封隆禮以葬四鄰諸侯亦皆遣使以供其事則是實行葬禮矣如是而又安得不書葬然則凡討賊者必成禮而葬則經亦書葬非以討賊之故而始書葬也凡賊未討者多委棺暴屍不成乎葬則經亦不書葬非以不討賊之故而不書葬也更有鬼蜮譸張假飾以葬則經亦書葬又不以不討賊之故而不書葬也是則或葬或不葬聖人一皆據實書之耳然而葬則書葬足以安既死之魄而慰枕戈待旦之心藁葬不書葬足以彰暴骸

之慘而激同仇泣血之志僞爲葬者亦書葬又以明其巧飾之惡而一時之會葬皆當擊其首而碎之也而聖人之立義固精矣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六至四十九

詳校官侍郎臣李　封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蔣錦城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六

國子監司業顧棟高撰

左傳兵謀表

史稱關忠義好左氏諷誦略皆上口而岳忠武尤好左氏春秋嘗曰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二公佐漢宋中興而生平經略靡不由於左傳甚哉經術之足以戡亂也余觀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列國交兵其行軍用師屢矣春秋以前為湯武之仁義春秋中葉為桓文之節制逮其季年吳越用兵則以蠻夷輕生狎死之習運後世出奇無方之智而鄭宋交取師為戰國長平之坑所自始世運遷流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傳文所載初年仍古法用車最後毀車崇卒吳楚越則用舟師其用兵之制曰偏兩曰卒伍曰乘廣曰游闕其陳法則為鸛為鵝為魚麗之陳為支離之卒其兩軍交鋒則曰

挑戰曰致師曰夾攻曰橫擊曰衷曰萃曰覆曰要其假物立威曰蒙虎曰燧象大抵世愈降則戰愈力而謀亦益奇綜其大要為類十有二臚而列之俾知儒者胸中當具有武事匪徒侈文雅章句之業而已輯春秋左傳兵謀表卷第四十六

兵謀	出處
息民訓卒	僖二
知彼知己	僖二
設守要害	文十
亟肄疲敵	襄九
持重不戰	莊二
毀軍設覆	隱九
先聲奪人	文七
先入致死	隱十
攻瑕必克	桓五
亂敵耳目	昭元
乘其不備	隱五
要其歸路	僖三

十四年晉侯入國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

十八年城濮之戰 楚子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

三年晉守桃林 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杜註以備秦

年盟戲之役 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

十八年荊伐鄭 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

年鄭伯敗戎師 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

年令狐之戰 趙盾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

一年鄭伯入許 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

年鄭伯敗王師 子元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

年太原之役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

年鄭敗燕師 衛入以燕師伐鄭鄭祭仲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

十三年穀之役 孟明師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

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

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

襄二年齊城東陽

齊人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

諸侯之貌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

昭三十年

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僖四年召陵之

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

繼後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戎

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

文二

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

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

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

師必于殽孟明滅滑而還先軫發命遽興姜戎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

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明徵其辭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

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宣十二年邲之戰

丞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六年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傅于堞十二

伍員謀楚 對吳子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

盟 屈完對齊侯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

繼矣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 宣十二年邲之戰 孫叔敖曰

年彭衙之戰 彭衙既陳狼瞫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

拒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奔王卒亂鄭師合以

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昭十

燕師于北制 桓十三年羅敗楚師 屈瑕及鄢亂次以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襄三年鳩兹之役 子重伐吳

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

隨武子曰楚君伐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德立刑行政

月丁未滅萊　襄二年諸侯城虎牢　秋會于戚孟獻子曰

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

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文三年王官之

桓六年楚武王侵隨　鬬伯比言于楚子曰我張吾三軍而被吾

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

秦師　成二年鞌之戰　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

攻之王卒大敗　桓八年速杞之戰　季梁曰楚人上左君

七年長岸之戰　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惟光之罪

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　莊四年楚滅息

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

戰而霸文二年孟明修政孟明增修國政重施子民趙成

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宣十二年邲之戰伍參言于

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於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襄十

大克之從之楚于是乎始病昭三十一年吳侵潛六圍

役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甲兵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漢東之國隨為大必張小棄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

宣十五年宋及楚平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于王之馬前曰毋

矣張侯曰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忍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

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

衆亦有馬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乃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

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僖五年晉滅虞晉滅虢師

獲鄭廖襄十四年皐舟之役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

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

宣十二年

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

年戍鄭虎牢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

弦

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戍師師救潛吳師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戍

文十二年河曲之戰

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

侈請羸師以張之王毀軍而納少師

桓九年楚敗鄧師

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

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

襄十年偪陽之役

桓十一年蒲騷之役

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

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復取餘皇以歸

還舘于虞遂襲虞滅之

僖二十二年泓之戰

宋公及楚

還子囊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獲楚公子宜穀

襄二

邲之戰　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

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　宣十五年宋告急于

戌之　襄十八年平陰之役　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

右司馬稽師師敖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之士會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　成九年鄭人立君

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

宋人懼乃及楚平　成二年陽橋之役　子重曰君弱羣臣不

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

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郊郢以禦四邑我

定四年檇李之役　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

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

十二年齊伐晉　齊侯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

之不易禍圭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做之于勝之不可

晉

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强能違天乎諺曰

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

昭五年楚城鍾離巢

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為

于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

桓十

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乃大户巴責速鰥救之敖罪老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

斷以徇于軍三日

昭十七年長岸之戰

司馬子魚以其屬先

以銳師宵加于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從之遂敗鄖

罪人三行屬劒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

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僖三

焚庭戍耶郤封少水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詹

昭十三年

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襄九年晉

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

成十六年

鄢陵之戰

郤至曰楚

州來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舟師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

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

二年伐絞之役

楚伐絞軍其南門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

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于是乎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是行也晉辟

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

昭二十一年新里之

師于蒲騷

莊十年乘邱之戰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

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

哀十七年笠澤

十三年泜之役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

乾谿之弒

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師

昭二十三

侯息民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

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

鍾離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

昭二十六年晉守闕塞

鄭而歸其君以求成馬十年五月辛巳鄭伯歸

成十六年鄢陵

扞採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

楚畏其衆也

成六年繞角之役

析公曰楚師輕窕易

戰

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

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公勿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

之役

越子伐吳吳子禦諸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

使謂子上曰欲若子戰則吾退舍而濟子陳遲速惟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

年離姑之役

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

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

而賞合而加罰各顧其後莫有闕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襄九

晉知躁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杜註備子朝

之戰

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馬

襄十

北門而覆之山下大敗之

僖二十八年城濮之戰

戰

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適從之楚師胥潰獲申驪而還

成十

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師于乘邱齊師乃還

文十六年滅庸之役

庸人帥羣

躁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

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壓之遂取邾師

定四年柏舉之戰

戰

楚不能與爭

襄二十四年荒浦之役

吳人為楚

年秦乞師于楚

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

八年純門之師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楚子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追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

六年鄢陵之役

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乘固列蓐食申

定四年柏舉之戰

夫概王請于闔閭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

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楚人謀徙于阪高蔿賈曰我往寇亦能往不

文十七年邥垂之役

周甘歜敗戎于邥垂乘其飲酒也

吳子伐楚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

舟師之役故呂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

能而使之衆不失選官不易方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

庚治兵于汾于是諸卿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子二守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

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宣十二年邲之役

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乃宵遁

襄元年彭城之役

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王概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

如伐庸夫與麋濮百謂我飢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各走

成十六年鄭敗宋師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

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水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

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遂子曰彼告不叛且請受盟

可

襄十八年純門之師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

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襄二十六年南里之戰

士季使聳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

雍子發命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

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

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使盧戢棃侵庸七與之遇以驕之庸人

于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

襄二十五年巢

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

起楚師以去之楚子使告子庚子庚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

役

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産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于一來

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必

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

襄九年盟

亂吳師大敗之

定九年夷儀之役

齊侯伐晉夷儀敝無

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遂滅庸

昭二十三年雞父之役

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

乃還

昭十四年

楚子息民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

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無亦辱

昭十六年

吳滅

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

盡不如因而去之毀其卒而退不敗

襄十三年

庸浦之戰

戲之役

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

存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

戰

吳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子瑕卒吳公子光曰諸

必殪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于短墻以射之卒

昭五年

鵲岸之

卬且撫其民使屈罷甯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于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

州来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

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馬涉于汜而歸

襄二十七年宋之盟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

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

襄十八年平陰之役

齊侯登巫

絶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既克城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賞東郭書

侯從於楚衆皆者而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

役

楚子以諸侯伐吳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

也

哀五年伍員料越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越子使

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子姑待之

定四年陳料吳

楚

吳入楚使

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于宋若我何辛巳

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請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

襄二十五

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

辭曰彼實旅也乃賞巽彌得敵無存尸三殪之

而禎頊與許蔡疾楚政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師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

子于瑣閒吳師出遠啟疆帥師從之遂不設備吳人敗之鵲岸

昭五年蚡

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伍員曰不可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

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曰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

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趙孟患之以告叔向叔向曰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

年舒鳩之役

楚令尹子木伐舒鳩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

偽以斾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夜遁

昭十三年

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從之戰于

泉之役

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

我同壤而世為仇讐克而弗取將又存之後悔無及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

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具

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

軀息桓子捉子駢子孟師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軀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

盟于平邱

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

雞父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亂吳師擊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

莒未陳也

昭十二年

晉滅肥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

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

楚可也

哀十三年　黃池之盟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趙鞅

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不然必為吳禽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

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晉侯不見公子服惠伯對云云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

之囚使奔許與蔡頃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申滅肥

昭十三年　中人之役

鮮虞人聞

陳侯從之

定十三年垂葭之役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

吁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

師吳在雖師奔以無登山道行以望之必見楚可畏師不也況繼復其率逐之道其傳諸何敵其軍之有蔺師魯人會之懼聽大敗命甲吳師戍同遂滅盟于舒鳩平卯

晉師之患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設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

將濟河邴意茲曰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

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

定七年齊國夏伐我

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

昭二十一年鴻口之役

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

大獲而歸

昭十七年晉滅陸渾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

水矣乃伐河內

哀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

少待之

軍齊戍宋師齊廚人師聞濮曰之墮先人伏而有奪待之人之處父心後曰虎人有不圖待其禍而衰盡必死及其莒夷勞且曰虎未定陷二也伐子於諸若難不入而

與三塗甚弘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于君其備之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

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閭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勤恤其民而與

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附設間用諜隱元年鄭

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哀四年楚

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弗知師從之庚子遂滅陸渾昭十八年

之逸勞是以民不罷勞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珍異是聚觀樂

鄭伯克段

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

楚滅戎蠻

蠻子赤奔晉陰地楚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

邾入鄅

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

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我

哀十四年

兵命子封帥車二百乗以伐京

莊二十八年荊伐鄭

子元以車

蒍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曰晉楚有盟善惡同之不然將通于少習

盡俘以歸

昭二十二年晉滅鼓

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

陳恒弑君

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

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

以聽命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遂執戎蠻子與其五大夫以畀楚

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

昭二十四年舟師之

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烏乃師于
止三戶

僖二十五年衛滅邢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

役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及圉陽而還吳

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徃得仕春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披以赴外殺之正

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

定四年吳從楚師

月丙午滅邢

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鄀

楚鬬克屈

及清發夫概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

禦冦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

者慕之茂有闕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

哀二年吳遷蔡

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宼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

昭十

吳淺庸如蔡而遂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訊哭而遷墓冬蔡

三年楚弑靈王

觀從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强與

遷于州來

哀四年楚襲梁霍

楚人將謀北方致蔡於負函致

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

方城之外於繒闕曰吳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圍蠻氏蠻氏

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衆奉蔡公帥陳蔡不羹許葉之

潰

師以入楚

哀十六年白公之亂

楚太子建適鄭又適晉與晉人

謀襲鄭乃求復馬鄭人復之如初晋人使謀于子木請行而期馬子木暴虐于其私

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

春秋大事表卷四十六